

□ 方亮

## 黄昏里的下司

下司的黄昏,普通得很。圆鼓鼓,红彤彤的太阳在不远的小山群之间落下后,清水江的光线忽地朦朦胧胧。这时,天边会与其他地方一样,在白里透蓝的虚空喷出浓稠的霞,鸟儿振翅若穿着新娘的红礼服飞过月亮岛,天上下地竟那一刻不很分明。

从外省到凯里之后,我去过下司多回。最早一次去,好像是二〇一一年国庆节后的一个下午。那时我还是一个在凯里求学的游子,学校离下司不远,不过二十分钟的车程。一个人坐着大巴车莽莽撞撞地跑去。

下司不大,我在车站下了车,走出来不远就站在了下司大桥上。那时的下司大桥是公路用桥,还未加盖风雨长廊,两边只有白色的石栏。在桥上向西而望,下司当时像一个未曾梳妆打扮的女子,质朴的面盘全吞吐着纯真的韵味。过桥后,我在街上走马观花溜了一圈,不熟又无人带路,便只留心同学对我这个外省人隆重介绍的几种酒,什么杨梅酒、刺



梨酒、红苕酒、糯米酒等等。上大学之前,我只喝过一点啤酒,哪里知道还有这么多种类的酒,便想尝一尝。在临街的一家铺子,我买了一壶酒,那种五斤装的白色塑料壶。酒是刺梨酒吧,记不很清了。提着酒,我重回到桥上。那时太阳欲落未落,风沿着清水江从不知名的地方徐徐漫来,江面跳动着白粼粼的光点,江边的杨柳轻柔地摇晃着细细的枝条,枝条上或微黄或深绿的斑点挤眉弄眼,一齐盯着我提着的白色塑料壶。年轻的我,哪受得了这种挑逗,提着酒就直奔桥下而去。

不下来还好,在桥上站一站就离开了,哪会有后来的糗事。

独自坐在临江的石阶上,酒壶放在一旁。太阳落下的一刻,黄昏接手了它的全部地盘。此时的下司像换了一副容颜,不再那么青涩,而是在中哼唱着醉人的小曲,“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不知不觉中我开始喝起酒,具体过程已描绘不出,但喝酒这件事我不会忘记。我仰着头,胖墩墩的酒壶斜斜地贴着嘴唇,酒水兴奋地朝外拥挤,他们似乎感应到了知己。但我只抿了一小口就快速地将酒壶放下,不是很好喝,淡中微涩的。那时,沿江木房子的外侧挂着红红的灯笼,它们朝我笑,“朋友,你是外地人吧。”于这轻淡的问候里,我似乎被拉扯进下司薄雾下淡青的梦。

这梦很轻,一点不厚重,让人能无忧无虑地在其中闲逛。若是想笑笑吧,若是想哭还需顾虑?若是想多发一会呆,谁会打扰你呢?若是想喝酒,举起杯就是。我举起了酒壶,这次喝了一

大口,酒味渐渐地浓郁起来。在那种娴静自得的气氛里,下司近在眼前,仿佛又隔着层纱,不很真切。伸手探向感觉指引的方向,金色的光晕里有浓烈的跳动,又浸润着一层薄薄的甜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耶,眼睛直刺人魅人的江心,昏黄的柔波里倒映着木房子,天空在其更深处,房子好像浮在云的顶端,下司如空中的楼阁。我在一种忘乎所以的自得中还是醉了,想到还要回学校,又从下司的梦里逃跑出来。我歪歪扭扭地坐上了班车,那时候还未开通凯里到下司的公交,班车是那种十九座的中巴车,拥挤得很。

车子不大,空气自然流动的不好,我心里翻江倒海,脑袋昏沉欲裂。下司啊,都是你在黄昏中怂恿的。同车人看出了我的异样,“小兄弟,醉了?喝了多少?”“半斤吧。”我随口一说。“半斤?酒量不行啊!”他们说的那样云淡风轻,那样的见怪不怪,仿佛醉是一种日常的景象,但喝少了醉就是一个奇怪的事。司机怕弄脏他的车,主动叫人递了一个塑料袋给我,我强忍着没有使用它。

在学校门口的公交站台下下了车,走起路来整个人东倒西歪。但我依旧知晓,在学校提着酒壶是不合适的。我脱下外套,将酒壶塞在里面进了校门。依稀记得回了寝室,我没有立刻睡去,而是趴在桌子上胡诌了一首《清

江行》的“骚诗”。而如今,从QQ空间翻出来看,里面两句是这样写的:“竹林七子八仙,隐迹深谷与谁游?”这大概就是初中生牛犊的“少年狂”吧。

上月,参加市作协的一次活动又去了一趟下司。下司自从设立景区后,我大约有三四年没进去了。这次去也是怀着追忆与好奇的心思。她变化大吗?看,那些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楼阁古韵古香,我不由得赞叹一声“野山鸡变成白天鹅咯”。在下司街上,我们一行人从中午溜转到下午,看了很多地方。各处都是一眼分明的好景物,我的言词若再去为她涂脂抹粉就显得累赘,反而有损她的风姿。但对于黄昏过后的见闻却不得不提。

下司的风景大家一来便知,一条清水江,一座古城,流动的是从古至今的热烈,静默的是由今及古的从容。所难寻觅和发现的是一种感觉,一种与心灵契合的共鸣,一种身心愉悦的快感,它是存在于自然风光与人文风物之中又超脱于其上的,它是简朴而又精致的,它是下司隐藏的一种灵性——那份安闲的陶醉中夹杂着野性的冲动。这样讲可能过于玄乎,幸好那天黄昏后的下司跑出来一个人,她骨子里流淌着那股灵性。

下司是活的,她不是单纯的石头、房屋与山水,她是黄昏后的一面镜子,这镜子反射的是性灵。

□ 鲁海

## 少寨红军桥

(外二首)

河流的另一端,第四条河岸古老的天空,公鸡打鸣阳光缓缓地从树林中升起树叶在微风中摇摆

河流中的一座桥像无数个硬汉背靠着背,手搭着手数十年,任凭风吹雨打毫不动摇

柔柔的流水流过它们的身躯披着古老而破旧的衣裳它们的皮肤长满了青苔甚至露出皱纹,这都是1934年冬天永不消逝的一部分

阳光照到它们的身体上群众踩在它的脊梁上黄昏是记忆中温暖的一道光仿佛那年的寒冬,冰冷全被浇灭

数十根木桩,数十块木板站立在急流之中,永恒的记忆

曙光之城

我写下一块砖它是一堵墙的一部分从一座红色的小城开始第一城,黎平会址

一堵墙与一堵墙的包围之中一间沉重带着希望的木屋屋顶上的一块块青瓦和屋内的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见证一个新的开始,曙光之城

每一条路铺满厚重的石头对于照射到城中的阳光首先照到青苔石上

我终于写下另一笔砖瓦之下小城的尽头转了一个弯这一笔只是一个开始它重重地落在1934年的冬天

龙大道故居

在我面前立着的 一间古老而带着 木香味的老木房 一扇暗红色的对开门 一把锁将门紧紧地连在一起

一个老人走过来 他将两扇门打开 我们要走进去

墙的后面,青色的石板房屋前的一个小院落载满了,星辰日月老木房在阳光下木材古老的气息,总是让人回忆起他生活的模样青砖墙,古石杆从铜色的桌椅凸显出来

我们都是过客也是一颗透明挂在院子里的星星只为寻找他精神食粮中的二分之一

□ 高俊华

## 向猴场

黎平会议曙光盘,挥师南下临瓮安。风起云涌草塘汇,意决志坚猴场担。山河不堪歌前夜,日月争辉尽斑斓。手盛一碗红米饭,胸起百万又扬帆。

□ 吴中峰

## 游凯里南湖

(外二首)

城郊南湖荷花香,游人趁晴欣前往。天朗湖静琴悠扬,路洁水清民共享。风柔树摇叶落地,男伴女舞人相望。悠悠岁月随风去,漫漫长路待思量。

游香炉山

久慕香炉一座山,闲暇趁晴二人攀;国强民富家和顺,心爽身健不羡仙。

赞环卫工

清晨挥汗手持帚,夕伴衣湿劳作中。家有老幼无暇顾,按时除尘何需钟?酷暑如火难难耐,严寒似刀筋骨松。治污排障环卫人,乐当城市主人翁。

□ 黄和根

## 小高山的落日



下午六点钟的天空,像极了一张蓝色的幕布。若非偶尔浮着几朵洁白的云儿,我真要疑心自己掉入了没有一丝波澜的海洋里。太阳迟迟不肯落山,大约是舍不得人间极美风景罢。

影子拉得好长了,阳光仍旧很辣。向阳的一面,即使拉上车窗,一点儿也缓解不了阳光的热辣。树叶静止,倘无车速带风,我简直怀疑那一尊尊极逼真的雕塑。

最累应是蝉。闻其音,那样的急促,那样的嘶哑,真担心它们会不会因此而咳血。车速谈不上疾驰,因着避开阳光围追堵截,却也算不得太慢了,在刺破空气的呼啸声里,那种触手可及的蝉鸣,实在令人心生怜悯。

路上行人远少于公路上的车辆。这是极好现象。人民富足了,以车代步自然也就多了,可不是国富民强的见证么。

我且驾驶我的车辆,前去接远道而来的韶关朋友。

约好了去小高山吃清汤炖鸡的,可是朋友说太阳正劲,何妨晚一些?我说,正可以直奔山顶,趁着天清气朗,雾霭匿迹,一览小高山落日奇观。

朋友听闻,顿时起劲,由是驱车接人。一路上并不逗留,便是有那么几处极好的观景台,可以一览凯里城美景,也不肯稍做停留。我们直奔山顶而去。

到山顶停下车时,已六点半有余,太阳依旧很高,似有还下不肯下山的意思。这很好,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绕山顶一周,带着外地朋友好好欣赏晚霞中的凯里景

色。实在,每逢登临小高山,免不了都要绕顶一周的。毕竟一览众山小嘛,此举似已成了惯例。

顺光的一面,是上马石、开怀、三棵树方向。其间散落着一座座村寨,夜空里的星光似的,点缀在深山密林间。尤以康巴水库最为耀眼,被崇山峻岭裹藏着,仿佛荷叶上的一滴露珠,夕阳里灼灼其华。

其中很有几座寨子,是我趁了闲暇时候,领了我的小思拓前往拜谒过的。它们无不包裹于丛山峻岭之中,无不镶嵌于悬崖峭壁之上,无不妆点于云上梯田之间。那一幢幢古朴的吊脚楼,无不在阳光里熠熠生辉,无不在细雨里风姿绰约,无不在迷雾里千娇百媚。世居于那里的农人,无不在春耕的忙碌间欢歌笑语,无不在秋收的愉悦里喜笑颜开,无不在隆冬的守望中围炉煮酒。

我喜爱这样一片土地,喜爱这样一间木屋,喜爱这样一群山人。

我的远方的朋友也极爱这样一种氛围,于是我接过了他的手机,对着一群群起伏的山峦,一座座层叠的寨子,把他们两个人的身影融入了蔚蓝的苍穹。

一阵谈笑,一阵惊叹,一阵拍照,我们回到了逆光的地方。那是太阳将要落山的方向。可是太阳依然不肯落山,并且阳光依然刺眼,并无向世间万物抛出柔和意向。

纵令阳光刺眼,可是并无当初那般热辣了。许是因为山顶的风,许是因为山顶的气温偏低。无论如何,阳光真的不似当初那般热辣了。

天空真是清一色的蓝,除却极少的遗落在天际线的几朵白云。唯有太阳将要落山处,那是一片像是正被烈火燃烧着的红霞。香炉山被染红了,那一片连绵的层次分明的山也被染红了,连同尽在眼底

的凯里城,也成了红色的海洋。待到太阳只剩下了半张笑而不舍的脸庞的时候,彼时的阳光,变成了一束一束的光柱,佛光般地普照着,照着这座城,照着城里的琼楼玉宇,照着琼楼玉宇间纵横交错的路上的车辆和行人,照着环城的肃穆的巍



清水江

刊头图

来自网络

山,一皆发出了金子般的耀眼的光芒。

这个时候,山脚的金泉湖,顿时幻成了一颗明珠,在金色的阳光里兀自璀璨着,在青山的掩映里夺目着,在湖坝前的高楼间闪烁着,在各种光与影的交互里绽放着。

及至太阳落下了山,连他的发髻也看不见,而他的光辉依然充斥着整片天际。那一片红彤彤的,也许不是霞,是火烧云。但也许不是火烧云,而是洋溢着收获的喜悦的劳动者的笑靥。红透半边天,层林尽染,全城沉浸在红色的甜梦中……直到天要转黑了,我们这才驱车下山。

在山腰处的一家农家乐,我们如约点

了一只土鸡,现宰现煮,放有党参枸杞,辅以生姜胡椒。五十分钟左右,菜上桌了。回想祖母同我忆及她的苦难岁月,扒树皮,食野菜,以饥充饥;看着眼前可口美味,不觉扪心自问:世间哪得佳肴如许?可惜我的朋友不喝酒,如若不然,我非陪他痛饮一顿不可。

华灯初上时,天幕落黑了,止余一摊红霞悬在香炉山与天际相衔接的层峦处。而彼时的月亮,早已悬在黑蓝色的半空。在华灯与余霞的互映里,脚下的凯里城,是那样的安然,仿佛母亲的怀抱里就要入睡的婴儿。

□ 陈绍新

## 百年古榕

人活着,或多或少总在希望。河边的老榕树,它们是终年绿的,希望绿成千年的礼赞和敬畏。

但愿,所有美好的希望都能长大、开花、结果,都能在一季季春风秋月中,唱自己自由的歌。

这就是我的希望,过去的希望。但我依旧怀念着,那些记忆的根须,还保存在我的心深处,也许因为它是最初的,所以便也是最美的了。

在故乡,老榕树是逐渐换叶的,落了一批旧叶换上一批新叶,在你不知不觉之间。老榕树也是爱美的,讲究时尚的,只是它见惯了朝代更迭,世事沧桑,有了哲人的理性,幽静修养,岁岁翡翠其身罢了。

寨蒿河畔,千户寨隐藏着天下奇观的古榕的部落。小桥、

流水、人家,骑牛渡水的斗篷,晨汲晚捣的侗娘,胖艇舟上撒网捕鱼汉子,坐在榕根突兀处男弦女歌的场景。以及缤纷几朵阳光的树荫里纺纱织布的老妪,远来看风景的人,时常不经意就成了游人相机或手机中一种美丽的东西。

夏秋是看树的季节,但除了看树之后,我觉得最可人的还要倾听它们。茂叶中,聚集着唱歌鸟、黄鹂、绿莺、蝉虫和白鹭……老榕的影子翡翠着青山白云,浮沉起伏的水声清亮地应着虫鸟天性的啼鸣,一种自然的喧嚣分明在涵养这块土地的话。我喜欢坐在临水突兀的榕树根根,心无旁骛地倾听老榕树风中的絮语。没有伴侣,没有导游,只隐隐约约地逸出叫人心浮

的弦音侗韵,一幅明清古画的意蕴,仿佛把世俗的烦恼也滤去了。其实我坐着,我的心在走,不过我只是朝着簇拥荫佑我的老榕的内心里走去,想灵犀与灵犀之间消除语言的障碍,最终实现人与物的交流。

记忆重放的往事,一片片一点点地沁入感觉中来,我陶醉地看着、听着,一时心旷神怡,一时又怔怔发呆……感受着久别逢知音的快乐和幸福。尽管一切陌生又亲切,我们又物不类聚,但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你尽可以自由地与老榕树交流,倾听它们诉说,也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在故乡,在鬼斧神工的太极河的下游,这些“百代过客”的植物精灵,使得三宝和寨蒿这片大地上的天堂更加富有神灵性。与诗意。

的确,逐水而居,沿河生长的百年古榕点缀的山水人家,入眼都是美。有人喻它是补天的翡翠,有人赞它为九天仙女飘落的裙裾,有人叹它是造物主青睐这片土地的绿云。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人与树木从某种范畴上来讲是本质的区

别,说透了,人不过是一棵会思想和走路的植物,比较于人,这些见过世面,经历过朝代兴衰风雨的老榕树,比人还要深沉和老练,不愧“哲人”的美誉。它们看破了万丈红尘中的爱恨情仇,懂得了沉默是金的处世道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心修身养性,淡泊名利,因得上天垂怜,享寿千百年。

榕树是树中之王,目前发现最大的一株,胸围12.4米,清代执教榕城书院的郑珍有诗云:“城北老榕不知大,其广可蔽万个。”鉴赏古榕当然最好在月夜。独自踏月赏榕尚且带三分诗意,如携了所爱的人一起来漫步,谈笑风生,镁光闪烁。或偷听琵琶约会;或坐看月光的银针,闪闪烁烁绣那一湾古月苍苔;或是沉醉月下水底翻出的音乐,那样的逍遥、美妙,说是一种别具文化底蕴的乡情,似乎也不差人意。

人活着,或多或少总在希望。有人希望富贵荣华,有人希望长命百岁,有人希望儿孙满堂。人的愿望是如此美好,但美好的愿

